

邓荣栋◎著 纪连海◎审订

曾国藩

【第一卷】

嘉庆十六（1811）年十月十一，湖南湘乡荷叶塘。

一位老人轻轻地掀开了门，抬头看着阴霾的天空。

秋风瑟瑟，落叶满院。

老人有早起的习惯，这一日，他跟往常一样，抡起扫帚，打扫庭院，落叶随着扫帚欢乐地舞动，老人兴奋地往前走着，突然一条蟒蛇自天而降，吐着猩红的信子，横陈于老人面前。

老人迟疑地退后几步，定睛细看，原来是门口白桦树上的枝条浮动。惊魂甫定，一声啼哭划破了清晨宁静的天空。

要读懂近代中国，就不能不读晚清史；
要读懂晚清史，就不能不读曾国藩。

著名学者、百家讲坛著名讲师**纪连海**强力推荐。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曾国藩

【第一卷】

邓荣栋◎著 纪连海◎审订

嘉庆十六（1811）年十月十一，湖南湘乡荷叶塘。

一位老人轻轻地挪开了门，抬头看着阴霾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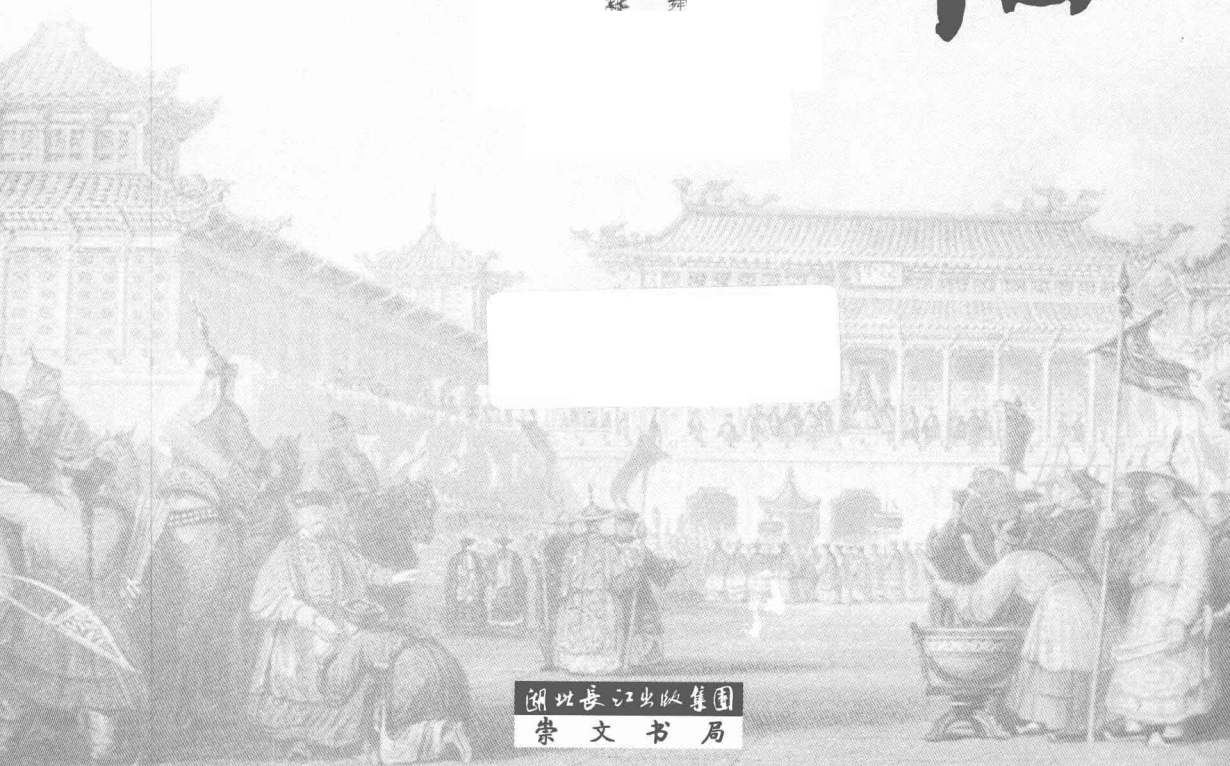
秋风瑟瑟，落叶满院。

老人有早起的习惯，这一日，他跟往常一样，抡起扫帚，打扫庭院，落叶随着扫帚的舞动而飞舞。

老人兴奋地往前走着，突然一条蟒蛇自天而降，吐着猩红的信子，横陈于老人面前。

老人迟疑地退后几步，定睛细看，原来是门口白桦树上的枝条浮动。惊魂甫定，一阵啼哭从

破晓清晨宁静的天空。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第1卷/邓荣栋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11.12

ISBN 978-7-5403-2115-4

I. ①曾… II. ①邓…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874 号

曾国藩·第1卷

选题策划: 王重阳

责任编辑: 邵淑波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027-87679712)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20 楼

邮 编: 430070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027-87863005)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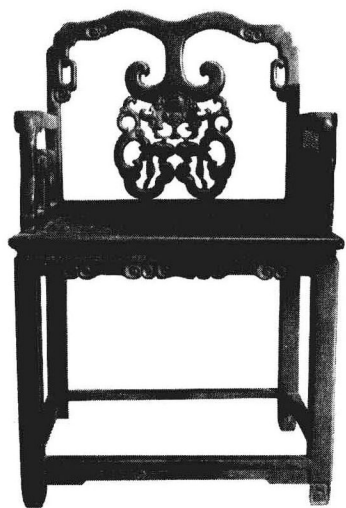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3-2115-4

定 价: 26.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考场	7
第三章	恩人	15
第四章	扬名	22
第五章	敌人	33
第六章	动手吧	42
第七章	游击	52
第八章	临危受命	75
第九章	崛起	103
第十章	风景这边独好	124
第十一章	继续造反	139
第十二章	对手	152
第十三章	功与罪	184
第十四章	远征	199
第十五章	胡林翼	223
第十六章	又是石达开	232
第十七章	财源	250
第十八章	冲动的惩罚	261

第一章 童年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 湖南湘乡荷叶塘

一位老人轻轻地推开了门,抬头看着阴霾的天空。

秋风瑟瑟,落叶满院。

老人有早起的习惯。这一日,他跟往常一样,抡起扫帚,打扫庭院。落叶随着扫帚欢乐地舞动,老人兴奋地往前走着,突然一条蟒蛇自天而降,吐着猩红的信子,横陈于老人面前。

老人迟疑地退后几步,定睛细看,原来是门口白桦树上的枝条在浮动。

惊魂甫定,一声啼哭划破了清晨宁静的天空。

老人姓曾,名竟希,已过古稀之年。

曾竟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世代代居住于湖南湘乡。五百多年来,他家没有出过状元,也未出过举人。至于说为官做宰的亲戚,收税的朋友,曾竟希也自然是攀不上边的。

然而,读书做官,出人头的思想,这个老人依旧是憧憬着的。

但是,一个穷苦的种田汉子,翻身是何其困难。尽管曾竟希也想读书,也想考试,但是终究因为家庭环境太差,不得不早早就放弃了这种不靠谱的想法,继





续抡起锄头，下田种地。

脸朝黄土背朝天，六十余年只锄田。

与所有人一样，曾竟希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摆脱种田人的苦命，从此与黄土地绝缘。

无情的事实敲碎了曾竟希的梦想，曾竟希公没有这个好命。

曾竟希公有个聪明而刚毅的儿子——曾玉屏，外号星冈公。

曾玉屏是个很聪明、很有魄力的孩子，然而，他却把这种优点用错了地方，少年时便成了不良少年，动枪舞棒，打架斗殴，向往着梁山好汉的生活，读书他是懒得读的。

曾竟希公也懒得管他，反正黄土还有几亩，不读书，就种地呗。

然而，在世事的磨砺与生活的摧折之下，玉屏越来越发觉这种古惑仔式的生活不亚于浪费生命。那一刻，他望着父亲的满脸褶子，望着母亲的慈祥的眼神，望着天空长叹。

人生数十寒暑，难道就要在打打杀杀中度过？作为一个男人，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点成绩？即便时运不济，难道就不能活得更像一个人？水浒梁山的故事，永远只能在小说中演绎。

从此，丢弃棍棒，拿起书本，操劳起家务，曾玉屏变成了一个优秀青年。

事实证明，那种偶然醒悟发奋，便立即成才的励志故事，大多数都是唬小孩的。

尽管玉屏努力读书，认真为人，但是，他既没有中进士，也没成举人，秀才也没有整上一个。但是，即便如此，在那个穷乡僻壤的荷叶塘，玉屏兄也到底算是混出了个人样。

读书中举、翻身做主的愿望，都随着年龄的老去，一点点在玉屏兄脑中淡去。

尽管天不遂人愿，但是玉屏兄攥紧了拳头，暗暗在心中发誓，必须让儿子有出息。

曾玉屏痛定思痛，认为自己没有出息，老大徒伤悲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小家庭教育很成问题。孟母三迁的故事，曾玉屏很是推崇。为了不让儿子成为不良少年，曾玉屏制定了严格家规。

曾玉屏把这种家规总结成八个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清晨早起，打扫庭院，祭祀祖先，友爱邻里；读书为学，种植蔬菜，鱼跃于池，猪鸣于圈。尽管这都是这个朴实的农民最为朴实的治家经验，但是却涵盖着人生最为有用的道理。

大道至简，易简易行。

尽管如此，良好的家庭环境，依然没有让曾玉屏的儿子考上举人。

尽管曾玉屏之子曾麟书发扬艰苦朴素、勤能补拙的革命精神，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挑灯苦读，无奈读书也是个技术活，资质太差也是不行的。

虽然如此，曾麟书也往返于考场与学校之间，屡败屡战，一连考了多次，依然无果。

苍天不佑，曾麟书望着父亲凌厉的脸色，面对母亲殷切的希望，是后悔，是无奈，是愧疚，是胆怯，都说不清楚。父亲的刚毅造就了他的弱小；父亲的严厉，让他感觉到十分害怕。

父亲的名言是：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然而，就连父亲的这个期望，曾麟书似乎也无法实现。他天生性格懦弱，一生无欲无求，被父亲逼着读书考试之后，靠做乡村教师混口饭吃。

数年之后，曾麟书的一副对联，表达了他的人生目标与追求：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尔曹。

曾麟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以功名利禄为追求，不以高官厚禄为荣耀，他只想守着祖宗家产，小富即安。他只想太太平平，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做个无人认识的普通人。

应该来说，曾麟书的这个愿望，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无可挑剔，不可指责，然而玉屏对这个性格相当恼火，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曾麟书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曾麟书依然唯唯诺诺地站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火气的人。





曾麟书的夫人姓江，其家亦是湖南的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

如果不是这一声啼哭，如果不是那一场运动，如果不是大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这户普普通通的农家绝不会走进历史的舞台，他们只能与历史擦肩而过，成为匆匆的历史的过客。

然而，这一日的这一声啼哭，改变了这个家庭，改变了湘乡，甚或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脉络。一切，都只在这一年的这一天，都只在湖南湘乡荷叶塘。

当听到婴儿啼哭的时候，曾竟希公飞快地跑进屋里，看到了那个胖小子。

七十余岁的曾竟希，三十余岁的曾玉屏，二十余岁的曾麟书，祖孙三人都面露笑容地望着这个男孩。在曾竟希的心目中，刚才的那个幻觉，似乎昭示了这个胖小子不同寻常的命运。

唐朝的郭子仪降世，他的祖父做了个同样的梦。后来郭子仪借兵平定了安禄山的叛乱，彪炳千古。这使得这个朴实的乡中农民坚定地认为，这个孩子具有不寻常的命理。

曾竟希公高兴地笑着，并且亲自为这个孩子取了名字，姓曾，名宽一。

因为曾竟希公的这个梦，围绕这个孩子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这个话题叫巨蟒转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那个落后的年月里，大人物 的降生似乎都由一种不寻常来昭示，大到皇帝叫龙转世，皇后叫凤托生，考个状元也是文曲星下凡。

所以，曾宽一一出生，便又引起了这个巨蟒转世的话题。

乡间邻里，七大姑八大姨都争相议论着这个奇怪的梦与这个奇怪的孩子。曾宽一在祖父的教导下并不十分相信鬼神，但是一来二去，他也相信自己此生必然承载着某种使命。

曾宽一听人说，他的屋后有一棵大树，其形如蛇。而后来的历史记录也相当 地富有想象力，相当地无厘头，记述此树随着这个孩子交好运而欣欣向荣，随着他交厄运而自然枯萎。到这个孩子死于总督任上，这棵巨大的树木也随他而去。

不仅如此，另一件事也让曾宽一的母亲相信，自己的这个孩子必然是巨蟒转世。

那一年，曾宽一的舅舅来接曾宽一与其母亲回娘家。曾宽一与母亲高兴地坐上了去舅舅家的船，船行至水中央，母亲好像发现水面有一条巨蟒，惊呼一声，曾宽一便应声落水。

曾宽一的落水，使得舅舅与母亲十分担心，而当他们定睛一看时，曾宽一抱着木头浮出水面。

自此以后，母亲时常与人谈论，咱家孩子是巨蟒转世，将来定有大出息。

我以上所说，基本出于历史记载。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此说有些胡扯。

曾竟希居以湘乡荷叶塘七十余年，树枝落于地而误以为蛇，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曾竟希公对曾宽一抱着此种想法，曾宽一的母亲必然整日胡思乱想，在水面上见到蛇，也在情理当中。

当然，还有后来，后来的事情更加奇特。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领兵打仗，攻城略地。但是当他收到鸡毛信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别人拆掉鸡毛，他才展开阅读。曾宽一酷爱吃鸡，然而当他见到鸡毛之时，便倒地口吐白沫。

所以，捕风捉影者认为，曾宽一是巨蟒转世，而巨蟒是十分怕鸡的。

是这样的吗？十有八九不是。

曾宽一在晚年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奇痒难忍，挠痒挠得满地都是皮屑。而据有关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人似乎具有某种恐惧症，对鸡是过敏的，犹如恐高症一般。

不管怎样，曾家生了一个小子，这个小子出生不寻常。

在曾宽一出生之后不久，曾竟希就去世了。曾玉屏照样在家种地，严格治家。而曾宽一的父亲曾麟书，依旧是头悬梁、锥刺股，夜以继日地复习备考，不管乐意不乐意，他爹就在那里。

曾宽一小时候身体是不错的，敦厚的身躯，有神而犀利的目光，他具备农民的朴实与忍耐，同时具有一个读书人的柔弱与清高。他最佩服的人是祖父，他立





誓要像祖父一样。

不知不觉中，曾宽一长大了。他六岁那一年，祖父为他请来了第一位塾师。

果然不负众望，这个被赋予了神奇出生的孩子刻苦学习，天天向上。他祖父的严厉，父亲的儒雅，使得他早早地就认识到，读书为学，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天下。

曾麟书自知资质太差，即便努力，成就也不会太大。当他看到自己有一个聪颖的儿子时，感到无比欣慰。他在曾宽一身上赋予了很高的期望。

当曾宽一七岁的时候，父亲曾麟书辞掉了工作，放下了锄头，甚至把复习备考的事情暂时放下，在家里自己办了个私塾，名利见斋。在父亲严格而细致的教导下，曾宽一进步很快。

就后来曾宽一的表现来看，他的资质并不能算作好，他既没有聪慧的头脑，也没有过人的智慧，更没有与生俱来的超能力。但就是这个十分普通的小孩子，做出了极不普通的事。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说，天才是汗水与灵感的产物。而曾宽一的成绩，则几乎全部出于汗水。他九岁就能背诵五经，十四岁便能作不错的文言文。在家乡，他是一个闻名的孩子。

那一年，曾宽一依旧在家念书，一字一句，字正腔圆。

父亲领着一个叔叔从外面回来。这个叔叔名为欧阳凝祉，是衡阳一位资历很高的老秀才，百里之外来到湘乡，只为见这一个人。当他见到宽一时，心情无比的兴奋：英雄少年。

欧阳凝祉试探性地给曾宽一出了一考试题，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孩子对自己的问题能对答如流。这使得欧阳凝祉相信，假以时日，这个孩子必定会前途无量，干出一番大成绩。

欧阳凝祉与曾麟书是至交好友，两家又门当户对。当欧阳凝祉看到这个孩子时，他兴高采烈地向曾麟书提出，要结成儿女亲家。若干年后，欧阳氏成了曾宽一的夫人。

据后来的表现来看，欧阳凝祉的眼光是独到的，慧眼识英豪，相中了这支潜力股。然而对于曾宽一来说，这次会面是幸运的，欧阳氏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夫人，是一位得力的贤内助。

第二章 考场

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头悬梁锥刺股，一切都只为那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

一千多年前，隋炀帝结束了推荐选人的官僚选拔体制，开创了以考试而遴选官员的官僚选拔机制。自此以后，读书，考试，做官，成了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伟大事业。

各朝各代，关于科举制度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而且越往后越复杂。

一般人认为，只要是个人，就能参加科举。其实不是这样的，科举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如：为仆为奴的不许考，母亲是妓的不许考，唱戏卖艺的不许考，衙门打杂的捕快也不许考。

当然，即便有了考试资格，能够去参加考试也是相当困难的。非有坚强的毅力，充足的财力，靠谱的智力，以及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不停复习的战斗力的，是很难取胜的。

很多人为了躲避这个痛楚，但是又想当个官，于是走捷径，花钱买个官儿当，这在清朝被称为捐纳。尽管轻松，但捐纳者在朝堂之上，依旧得忍受鄙夷的目光，以及背后可能的讪笑。

以致这些捐纳者在老年时捶足顿胸：老子当年为何不加把力呢？





清朝是没有入学年龄的，只要能走路，能说话，握得住笔，就可以开始这场漫长旅程了。

教材也很少，无非是那几本书，《四书》加《五经》，还有几本解释这些书中奥义的书。这些书在当时的市面上相当广泛。印刷术与造纸术已经发明多年，即便未发明，也有人世代相传。

把这些书背熟是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练得一手好字。

经过多年的学习，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直到那一日，觉得已经成熟，合上书本，准备应考。

首先的考试在本县举行，一年一次，知县主考。考中者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奔赴州府，参加由知府主考的考试。通过者再奔赴省城，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考，三场全过者，俗称秀才。通过以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

经过我的统计，能够通过这三场考试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也就是说，通过率远远低于当今的任何一种考试。不仅如此，即便通过这种考试，也才仅仅是取得了一个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且，成为秀才也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后面还要考。

秀才们每三年必须参加岁科考试。岁科考试合格与否，会关系到秀才是否还能继续的问题。

秀才又分三等，第一等为廪生，由国家按月发放伙食补助费。第二等为增生，不供给伙食补助费，下次优先录取为廪生。倘若运气不好，考到廪生与增生之后的三四等，则成为附生，或叫旁听生。

成为廪生者，可以参加国子监每年一次的选拔监生的考试，称为岁贡；没考中则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推荐考试，被称为优贡；即便还没考中，也可以参加十二年一选拔的拔贡。

当然，也有些同志运气好得翻红，考试期间遇到皇帝家办喜事，皇恩浩荡加试一场，则称之为恩贡；再就是当年当地考生相当给力，考中五位举人，多给一个贡生名额，称为副榜。

大致就是这样，国子监是当时最高学府，其学员称监生，极其拉风。

经过如此严格的历程，大浪淘沙，能够留下的，基本都是高手，都是些读书不要命型号的。当然也有些同志忍受不住如此的煎熬，只能摸摸口袋，拿出银子，给自己买一个监生或贡生。

尽管如此，一切都还未结束，只是另一场征途的开始。

同志们，停止笑容吧，停止欢乐吧，我们继续上路。

生员、监生与贡生，按照规矩，可以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这种考试被称为乡试，每三年在省会举行一次，主考者为朝廷委派的钦差大臣，考中者被称为举人。

经过我的描述，我们相信，几乎每一个中举的人都会有范进一样的疯狂。回首来时之路，多少艰辛，多少汗水，多少个夜晚的孤灯一盏，古书几函。在东方既白之时，依然冻得手痛脚僵。

俱往矣，今日的荣耀，昨日的艰辛。

这条道路，永远只为勇于攀登，只为刻苦用功的人铺设。掉队的已经掉队，后退的已经后退，剩下的同胞，我们继续前进。

下一次考试在京城，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称为贡试。

在乡试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在本省考试，除了监生可以选择在顺天府考试。

然而，在贡试的时候，全国的莘莘学子都来到了京城，大家齐聚在礼部贡院，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这一次。有人等了三年，有人等了三十年，有人是垂髫少年，有人却已是斑白老者。

尽管如此，这一刻没有了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地域。清朝把贡试试卷分为两份，南面称为南卷，那里聚集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北面的被称为被卷，这份试卷相对比较简单。南卷与北卷在录取名额上，是各自分配的，名额基本相同。

还有一种特殊的试卷，如果你爹为官做宰，皇亲国戚，那么恭喜你，你得拿到另外的试卷，这份试卷上印有官字样，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更重要的是维护这场神圣考试的公平。

经过这次考试后，还有一次皇帝亲自监考的比赛，称之为殿试。无数人梦寐





以求，无数人昂首翘盼，无数人一生沉浮，都只为了这一次的殊荣，因为这是最后决定一生命运的一次考试。

殿试成绩分三等：头等为进士及第，次等为进士出身，三等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及第者只有三人，按名次被分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及第者有七人；赐同进士出生者无定数。

进士及第者可以入翰林院，成为翰林院编修；进士出身者亦可以为翰林院庶吉士；至于同进士出身，一般成为中央各部位的属员，或者被直接任命为知县，再不就是经过朝考，入翰林。

事情到这里，基本结束了，进入翰林院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其余的，也能混个知县。

回首来时路，一片苍茫，能够熬到这一刻的，全国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个。

四万万同胞，每年仅仅一百个进士，这个通过率，恐怕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生折磨。所以无数的人，终生都虚耗在了这项事业之上，读到须发俱白，读到腿脚蹒跚，读到叹息而老去。

所以，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是千锤百炼的，至少他们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中的艰辛，我们的曾宽一，已经等候多时，跃跃欲试了。

在曾宽一看来，但凡有真学问者，通过这种考试不费气力。数年之后，他的弟弟曾国华因科举未过而自怨自艾，他通过家信的方式鼓励他，只要有真本事，未来也必将有出息。

总而言之，在曾宽一眼中，科举考试就是一盘凉菜，搞定它易如反掌。

事实也大抵如此，那一年，曾宽一虚岁十六岁，顺顺利利地通过了童生考试。其父曾麟书有一种莫名的欣慰感，同时又自惭形秽，不能再为其师了。

曾麟书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摸爬滚打的，至今依然是个童生。

然而，经过打听，他听说衡阳唐氏家学的汪觉庵是一位名师，几经折腾，曾宽一打点行装，背起行囊，来到衡水之滨。他在这里刻苦学习了一年，学完了唐氏

家学的所有规定课程。

当曾宽一向汪觉庵师傅告别，挥手向衡阳告别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将再次来到这里，并且从这里崛起。

曾宽一兴奋地回到湘乡，就读于本县的涟滨书院。

这一年，曾宽一虚岁二十岁。经过学习与历练，他抛却了少年的轻狂，抛却了巨蟒转世的幻想，开始脚踏实地地努力学习。从这一刻起，他已经立下宏大志向，并且改名为涤生。

曾涤生，苟日新，日日新，这个不断自我革新的名字，将伴随他一辈子。

当曾涤生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四十余岁，经过十七次考试，他终于取得了秀才功名。

曾麟书老泪纵横，几十年了，终于有了个眉目。

第二年，曾涤生也坐上了与父亲一样的考场，做了与父亲相近的试题，只不过一个是不惑之年，一个才二十出头。不问年龄，不问资历，也不问出身，结果是他也中了秀才。

与父亲不同的是，父亲就此而终结了；而曾涤生的志向，还远不在于此。

但是，一位姑娘已经等候他九年了。欧阳凝祉当年所定下的婚事，今日也该兑现了。考试未过，何以家为的历史已经成为既往。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美意，一齐向他扑面而来。

新婚的喜悦之后，曾涤生再次踏上了这条坎坷的考试路。

这一年，曾涤生二十四岁，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岳麓书院。

曾涤生抬头而望，“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横幅赫然目前。千年庭院，朱熹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张轼的铿锵言辞依旧隐现。一样的书院，不一样的人，却做着同样的一件事。

读书明理，格物致知，成了这里唯一的追求。

数年之后，一把人为的大火激发了所有读书人的愤恨，曾涤生将领头站出来，登高一呼。

能够在岳麓书院接受教育的人，水平当然差不到哪里去，而曾涤生依旧是其





中的佼佼者。他在这里读书还不满一年，就轻而易举地中了举人，那一年，曾涤生依旧二十四岁。

很多人，一辈子的事业，曾涤生在二十四年间便宣告完成了，平淡无奇。所以，曾涤生坚定地认为，即便参加最高级别的院试乃至紫禁城的殿试，以自己水平来说，也只是探囊取物。

所以，在会试结束之后，曾涤生打点行装，意气风发地奔向了北京。

经过几个月的行程，曾涤生来到了北京，这个令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曾涤生居住于湖南会馆。在京城，普通人对读书人还是带有本能的敬意。在普通人看来，这群人搞不好就能扶摇直上，高官厚禄，所以招待起来自然不会怠慢，曾涤生过得还算惬意。

经过在礼部举行的院试，曾涤生自信地等待着录取的消息。在曾涤生看来，这么多次考试，都轻而易举，这一次，他料想也能如愿以偿。然而，无情的事实，立即击碎了他的梦。

这里毕竟是京城，毕竟每个考生的水平都不仄，都是经过数次考试而坐到了考场之上的，都是经过数年的苦读而来到京城的，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故事再次重演，曾涤生落榜了。

但是，命运又给了曾涤生一丝希望。那一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皇恩浩荡加试一场。

曾涤生决定不回家，在京城闭门苦读，来回湖南，时间将耗去大半年，而且来回盘缠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既然如此，曾涤生就留在了京城，留在了湖南会馆，他决定全力以赴。

尽管曾涤生全力以赴，但是结果依旧如此，他再次落榜。

落榜后的曾涤生没有怨天尤人，他收拾好行装，踏上了回湖南的路。

离下一次院试还有三年，回去再复习三年吧，毕竟自己还算年轻。

时间是充裕的，但是行囊是羞涩的。经过来回折腾，加上在京城住了一年，京城的伙食比湘乡贵了不少，加上曾涤生家里并不富裕，带的钱也不多，一来二去，回家的路费就成了问题。

还好，回湖南的路上，曾涤生路过睢宁，睢宁知县与其同乡，借给他一百两银子。

带着一百两银子，曾涤生继续踏上回乡的路，没有了来时的意气风发，有的只是羞愧与自勉。他相信，下一次一定能够高中，在郁闷与自责的路途中，他来到了南京的地面上。

在南京，曾涤生遇到了一套精装版的二十四史，他摸一摸口袋，自己剩下的银子刚好能够买下，他咬一咬牙齿，果断地买了下来。这一次，他一无所有，典当衣物，勉强回家。

曾麟书殷切地期盼，然而他看到的，却是衣衫褴褛，神情沮丧的曾涤生。

曾麟书没有责怪儿子，他知道儿子的智商，也知道儿子的勤苦，他相信他。

曾麟书望着神情沮丧的儿子，望着他带回来的书，知道他把最后的银两都买了书。他轻轻拍拍儿子的肩膀：“你典当衣物只为买书，不是坏事，我希望你能认真读它一遍。”

曾涤生噙着眼泪望着慈祥的父亲，立下誓言：“自此以后日读史书十页，否则不孝！”

应该说，曾涤生是幸运的，他出生于一个和睦的家庭。两千年前，一个叫苏秦的落魄士子回家之时，父不与言，姐不为炊，妻不为织，他发愤头悬梁，锥刺股，三年遂成。

相比于苏秦，曾涤生应该算是命好。没有责备，没有怒骂，没有冷漠，有的只是父亲的鼓励，母亲的呵护，还有弟弟们的期盼。曾涤生虽然也度过了三年，但远非苏秦可比拟。

在父母、姐姐、妻子的态度中，苏秦明晓了世态炎凉，明晓了人情世故，明晓了多金的重要性。那种人性的温暖在他心中悄悄地退去，留给他的，只有权力、金钱，以及纷争。

而这三年留给曾涤生的，更多的是对父母的孝心，对兄弟的悌心，以及对人生真情的体察，对人性善良的向往。所以，贯彻曾涤生一生的。是家庭的和睦，是一颗善良而负责的心。

三年时间，闲云潭影，物换星移。

